

远去的故乡符号

蒯丽燕

故乡，是大地册页上一行行或长或短的句子。而那些遗落在故乡深处的人物和风景，则是故乡的一粒粒符号。

碌碡

它的名字很奇怪，粗心马虎的人，一不留神，就叫错了它的名字。它的前世，是深山里的一块石头。宽厚仁慈的大自然，用风霜雨雪的甘露琼浆把它润泽。多少年过去，多少辈过去，它还是一如从前，静默着。一个偶然，它被发现。

憨厚老实的庄稼人，用满是裂痕的手，抚过它有些粗砺的表面。在一撮一撮的烟丝里，男人的神情有些沉静，眼神中，有对它的估量和盘算。

请石匠来看一看，男人幽幽地说。石匠的目光，在它的身上停留。石匠的掌纹，在它的身上留痕。几个月之后，它成了一只圆滚滚、胖墩墩的碌碡。从此，它所有余生的时光，都与一个叫做磨盘的物什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秋天，地里的棒子收了，玉米也收了。女人把一簸箕一簸箕的玉米撒在磨盘上，男人用力推着通插在碌碡中心的木棍，碌碡吱吱嘎嘎地开始工作。碾好的玉米碴子，熬粥喝，最是暖胃暖心。

电气化、自动化没有进入故乡的那

些岁月，碌碡，用忙忙碌碌的转动，喂饱了一张张饥饿的肚皮，喂笑了一道道饱经风霜的皱纹。

炊烟

炊烟，是故乡的一张动态壁纸。清晨，在炊烟中醒来的，不单单是几双清亮亮的眸子，还有鸡窝里红冠子的公鸡，猪圈里哼哼唧唧的黑猪，不远处的园子里的玉米、土豆、向日葵，匍匐在地上，葱葱茏茏的野草和闲花。

袅袅升起的炊烟，顺着泥坯转头砌成的矮矮烟囪，扶摇而上。轻若细纱，细如流云，薄似空气的缕缕炊烟，与故乡的旷野，融为一体。

炊烟里，有杨柳的枯枝败叶，有田间的瓜果蔬菜，有生活的柴米油盐，有日子的酸甜苦辣。一缕炊烟升起，一顿饭就有了着落。一缕炊烟升起，一个人就有了来处，也有了归途。

散学的孩童、远行的游子、晚归的牧人、荷锄的农夫，都是在炊烟的召唤下，找到了回家的路。有炊烟的地方，就有阡陌交通、鸡犬相闻。有炊烟的故乡，就有了流动的血脉、跳跃的脉搏和永不停歇的思念与牵挂。

老井

老井，是故乡的眼睛，晶莹澄澈，纤尘不染，纯得没有一丝杂质。

老井，在故乡，随处可见。往事越千年，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。井水处，有人烟；井水处，有生命；井水处，有欢笑；井水处，有丰盈的理想和美好的追求。

老井的水，浇灌出满园春色，收获了累累硕果。老井的水，是清的，是凉的，也是甜的。吃过了从井水里长出的麦子，那馒头和烙饼、包子和花卷的香气，还在舌尖上缠绵。喝过了用井水熬的汤，泡的茶，兑的酒，那绵长悠远的味道，还在舌尖上流连。穿着井水洗过的衣裳，铺着井水涤荡过的被褥，那和着肥皂的特殊气味，渗入肌肤的纹理，一生一世，概莫能忘。

多年之后，人，远走他乡。无人打理，无人清淤的老井，被风雨侵蚀，它的世界，从此扑朔迷离，模糊不清。

远去的，不只是背影，还有岁月。老去的，不只是年龄，还有回忆。怀念的，不只是曾经，还有遗落在曾经的人物和风景。

去不了的地方叫远方，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。故乡，在辗转漂泊之间，成了一张泛黄的纸，又薄又脆。

故乡如书，那隐藏在纸页上的一个个符号，在风起的清晨、满月的夜晚，化成一颗颗咸涩的泪珠，打湿了漂泊的足迹。

故乡，还能回得去吗？

冰天雪地的腊月
总是被一个个团圆的消息温暖着
被煎熬了一年的思念
即将在团圆中，被温柔地抚慰
乡下老屋中熊熊燃烧着的炉火
就是我此时最温暖的向往与渴望

腊

得与失，功与名
都已不再重要
生命里的梅花
已在高高的枝头绽放过
这就是迎风雪而奋争的美
这惊艳的美丽，足够你回味

路志宽

月

被冰雪照亮的团圆
铺展成一地一望无际的洁白
屋檐下的冰柱
阳光下滴答着感动的泪水
从高处掉下来的那一截
摔出了鞭炮的声音

石落田大院子

许又伟

石田，又名石落田。位于洞口县石江镇东侧，320国道旁，离镇中心一公里左右。早在明末清初年间，有一谭氏人家从湖南新化来到此地放鸭，尔后在此繁衍生息，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石落田大院子。

该院落占地七十多亩，呈圆形布局。紧临院落四周是分布均匀的九口水塘，水塘外全是水田。每逢春夏季节，举目望去，整个石落田院落就像镶嵌在滔滔绿海中的一枚宝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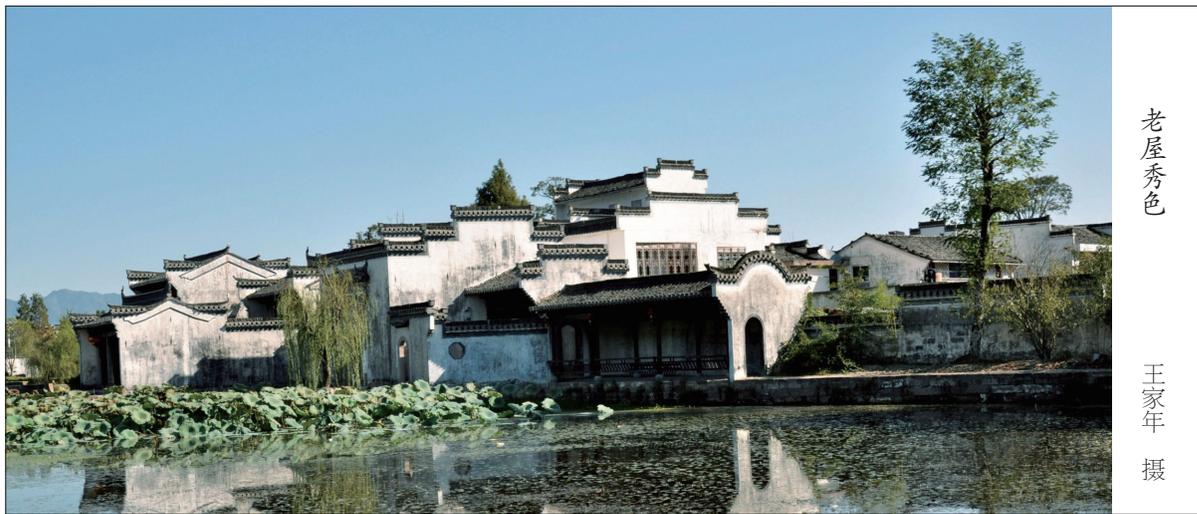
院中的房屋结构也各有千秋，有全木结构的，有砖木结构的，也有砖混结构的，有简易的土砖房，也有雕梁画栋、古香古色、装饰华丽的房子。雕梁画栋的房子后来因年久失修，多数倒塌，剩下些残垣断壁和残砖断瓦。院落除了房屋构筑独具特色外，道路设计也是匠心独运，所有过道都是清一色的石板铺成，宽窄一致，纵横交错，形同迷宫。外人进入院内准会迷路，若有梁上君子到访绝对会被瓮中捉鳖。

石落田曾经叫石螺田，听当地老人介绍，原来的水田中到处是石头，且形态各异，非常奇特。虽说后人为了便于耕作，采用放炮或其他方法把田块中绝大部分的石头打掉了，但是痕迹还依稀可见。说到石头的奇特，最具代表性且至今尚保存完好的应该数院子东南面水井中的伞把石、帽子石、狮子石。

这三块奇石同处一口水井中，朝夕相伴，亲如一家。其中的狮子石形态逼真，俨然一守护神，它凭借着井水做掩体，只露出头和少许脊背，目不转睛地守护着伞把石和帽子石，并随时准备迎击外来入侵之敌。关于伞把石和帽子石的来历还有段神奇的传说，据说是当年一神仙经过此处看到院子里人口多，井水供不应求，且发现离院子不远处有口水井没人用，于是他决定施法把这个水井搬过去。几个来回已搬过去了大部分石头，当他再背着一个石头过去时突然听到院子里有琴和笛子声，神仙以为已经天亮了，匆忙间将伞和帽子丢进水井中腾云而去，伞和帽子成了水井中的伞把石和帽子石。

伞把石重约数吨，高二米左右，形状酷似伞把，把上还真有个穿绳的洞。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它与下面支撑它的石头只有几个巴掌大的接触面，看上去若即若离。如果俯身而下平视接触面还能看到从背面透过来的光线，表面看似摇摇欲坠的它，实则稳如泰山。有老人讲当年日军入侵此地时，有几个好事的日本鬼子觉得这个石头很奇特，便找来几根木棒企图把石头撬翻，可无论他们使多大的劲它就是岿然不动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勤劳质朴的石落田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，一个规划有序，环境优雅的石田新区已经形成。敢为人先的石落田人正砥砺前行，力争把石落田打造成为旅游观光胜地。



老屋秀色

王家年 摄

驾校里的那些“鸟”

张帮俊

“李师傅，这么早就来练车啊！”我以为我来得早，可没想到李师傅早来了。见到我和他打招呼，他笑着说：“笨鸟先飞啊！”

现在他倒起库来不光有模有样，而且，已经挺标准了，当然，这都是他苦练的结果。不过，刚上车时他的确像只“笨鸟”，方向盘打得乱，车速控制不好，一会儿快，一会儿又停，车子就像喝醉了酒似的“东倒西歪”，急得教练直叹气：“咋这么笨哟！”下了车的李师傅一脸窘状。不过，李师傅有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练车很勤快。别人回家了，他还多练会，风雨无阻。他还主动向学得好的学员请教，就这样，这只笨鸟慢慢快起来，并且，后来居上，成

为我们中学得最好的。

大学生小白，是只“聪明鸟”。怪不得人家说，学车要趁年轻，小伙子学车就是不一样。教练同样是教点位与操作技巧，我们还得想半天，小白则一点就通。比如，一个倒库，我们得一个星期才能基本达标，他倒好，一两天就倒得让教练没话说了。聪明、反应快、记性好、动手能力强、悟性高，都让他占全了，这让我们特羡慕。不过，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不足，不太稳重，骄傲，有时还聪明过了头。他就似《龟兔赛跑》里的那只兔子，学车起步时，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。跑了一段后，他就放松前进的脚步。练车也是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可能对他来说，学车太简单了。结果，他第一个去考试，却意外落马。两次机会，一次压线，一次

忘记打灯了，败在了细节。

退休来学车的周师傅是只“老鸟”，是我们学员中资格最老的。他的基本功很扎实，技术也挺好。可是，他属于典型的“训练型”选手，练习场上练得呱呱叫，可是，一到考场，技能骤降。上次科二考试，二把都败在倒库上。要知道，训练场上，他倒库可是没问题的，并且，还被教练当作范本。看来，还是败在了心理上。用他的话说，那就是，“一到考场，一听到那个语音播报，心里就发慌，一紧张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动作也就变形了。”经过两次失败，调整一个月后，最终，他战胜心魔，一次成功。

每天，训练场上，各种“鸟”汇聚在一起，都在为考证而努力。闲时，“鸟”们聚在一起，相互间交流学车心得，或者是聊天说笑，叽叽喳喳，好不热闹。铁打的驾校，流水的学员，菜“鸟”们从稚嫩走向成熟，然后，又扑腾飞走了。不过，又会有一些新“鸟”们，带着好奇与忐忑来了，重复着昨天的故事。